

暮悲邸 - 鬼屋驚魂 外傳一：遊樂場的孩子們-上篇 (Children of the Carnival, Part 1)

原作：Mira Grant

譯者：南極熊

沒有人知道風是從哪裡來的，它應該是早就停止了才對。這棟宅邸的牆壁又高又堅固，既沒裂縫或是縫隙可以讓難以捉摸的風從中進出，而且窗戶也上鎖了。每隔幾年，就會有一群自大的年輕收割者，認為在他們之前的每個人的方式都是錯誤的，然後帶著磚塊、鋤頭以及他們所能找到的其他任何東西，長途跋涉到達離他們最近的玻璃窗，試圖打碎它來讓世界獲得自由。

有時當暮悲邸善心大發的時候，就還能夠發現他們的屍體。而當宅邸感到飢餓時——在相對上非常常見的情況——就不會留下一絲蹤跡，連骨頭都沒有剩下來以表示他們當時曾經去了哪裡。他們的名字會被加入到警示後人的故事之中，來告誡他們為何試著到處砸窗戶是一個壞主意，而他們的父母則會在私底下哭泣哀悼，避開被年幼的孩童給看到。

年幼的孩子理所當然看到了，孩子們總是會注意到的。

而孩子們也注意到有多少人離開了安全區後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，而且每年越來越多。曾經能可靠地穿越過暮悲邸的安全路徑變得越來越危險，他們之中有些人的家人在搬去其他安全區之前，會在餐桌上把承諾像說的像珠寶一樣華麗無比。「我會經常回來看你的。」「這裡永遠都會是我的家鄉。」「怎麼會有人放棄了遊樂場去加入義援團而不感到後悔的呢？」

其中有些承諾是真心話，而有些則是精心修飾過的謊言，許多的承諾最終都回歸到同樣的結果，就是做出這些承諾的人們再也沒有回來過。晨熙 (Dawn) 坐在標示著遊樂場安全區和西邊危險的玫瑰之間的粗糙邊界石牆上，向著玫瑰扔石片，看著它們生氣的發出咆哮聲。

她早就知道最好不要靠得太近，不能給他們機會把尖刺刺在她身上，這就是安全區的要點——你可以熟知它們的邊界，但其他一切的事物也同樣可以。離開到安全區之外就更危險了，因為邊界外的地區正是宅邸裡面怪物最集中的地方。他們潛伏在那裡，等待著有人跨過安全區和宅邸其他部分之間所形成的臨時邊界，等粗心大意的人自投羅網。

晨熙手臂朝後蓄力，朝著一朵黃玫瑰擲出一塊特別大的石片。黃玫瑰將其從空中攔截後吞了下去，石塊沿著凸出的莖部向著球根移動。當你餵給灌木叢足夠多的石頭時，就有可能會堵塞住它的根部並殺死它，或者你也有可能將整個灌木叢變成一種彈弓炸彈，玫瑰會朝射程內的任何東西噴射石彈，長輩們非常不贊同給玫瑰花餵食的行為。

晨熙其實並不在乎。她不會一輩子都待在遊樂場裏。即使她的發明永遠不足以引起義援團的注意，宅邸裏還有其他的安全區——她的一個哥哥移居去了閣樓群居點，而她的一個表弟則住在樹籬迷宮區域——他們都不會要求當地的長輩留意著她的一舉一動。哦，他們會有各自需要照顧的長輩，但那些地區的長輩會把她當成一個成年人來看待，而不是以她過往的兒時經歷。這裏的長老們永遠都會將她視為需要被保護、被遏制、被控制的東西，而她對此早已感到厭倦了。

再不久她就不用再需要擔心這些事情了，因為她將會建造出最強的陷阱，和最棒的警報系統，而義援團將會要求她加入他們並幫助他們與宅邸對抗，這就是她一直想要的。

從花園後方的安全小徑上傳來了動靜。晨熙站了起來，雙腳牢穩地踩在牆上，緊張的想看看是誰來了。喜悅沖刷著她的神經，她跳了下來——在受到保護的那一側，而不是在失望的玫瑰花叢裏——跑向柵欄的缺口處，那裡的小路會將把步行者引到遊樂場的防護牆內。

風在她跑步時穿過了她的頭髮，帶著熟悉的爆米花和油炸麵團的香味。遊樂場是一個安全區，但宅邸仍然會釋放它的誘餌，美味的氣味吸引了第一批求生者們來到這些修修補補，早已傾斜的帳篷裏。其他的所有東西都必須要透過收集，在安全區域徘徊收集農作物或派出採集隊伍到其他房間去。有一些餐廳和廚房會自動地定期補充食物，設置自己的誘餌來誘捕求生者。

當然，最好的情況就是它們不需要外出採集。晨熙能說出至少六個人的名字——強壯且聰明的人——他們外出去採集食物，卻再也沒有回來了。每一次踏入那棟宅邸，都可能是一次有去無回的旅程。於是她跑向柵欄，雙腿奔跑著，心臟狂跳著，只為了能親眼看到採集者回歸。

他們三個人全部都回來了。莉爾 (Rill) 的一隻手臂上有一道嚴重的傷口，直接穿過她那用帆布和壁紙組合而成的外套，但晨熙可以透過外套破口，看到的傷口外漏的肉仍然是粉紅色的，看上去很健康，沒有佈滿尖銳的碎片，也沒有裝飾著魚鉤。瑜輝 (Sunset) 走路的方式就像是他的左腳踝在傷害著他，他靠在西堤 (City) 的身上，每次放下腳時他都會皺起眉頭。

西堤理所當然地看起來非常好，西堤一直都是這樣。他是他們目前採集者中最快速、最強壯的一個，他對目前為止的任務來說太過聰明了。從他被宣布成年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一直在宅邸的各個地方穿梭著，比其他人承擔著更多的風險，但總是能安全地歸來。它們都是以外面世界曾存在過的事物命名的，傳承了逝去的自由和舒適的夢想。這些早已失去意義的名詞——晨熙相當確定她的名字和瑜輝的名字意味著同樣的事情，而莉爾是與水有關的東西，但她還從未親身經歷過這些事物。她的父母、祖父母或任何她知道的人也都沒有經歷過。

在宅邸出現之前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們都居住在城市裏。那裡曾是他們安家立業、創造奇妙作品的地方，曾是他們編織魔法、舒適富足度過一生的地方。和他們現在勉強度日的生活完全不同，他們四處尋找宅邸遺留下的殘羹剩飯，躲避著宅邸裏的怪物。

西堤是他們所擁有的最好、最為強大有力的名字，只有他們之中最好的人擁有這個名字才有意義。晨熙知道，總有一天，西堤會成為他們的領導者，而當他成功時，他會找到方法來阻止定居點之間安全路徑的緩慢侵蝕。他會讓他們的世界再次地安全且穩定下來。

即便在怪物的包圍之下也能過上快樂的生活，只要你知道該往哪裡丟石頭，又該在哪裡站穩腳跟。

上面的兩件事晨熙都已習以為常，就像她知道當採集隊伍中的兩名成員回來時都受了傷，但第三名成員卻是毫髮無損的情況是不對勁的。她不安地看了西堤一眼後走過去扶住瑜輝，試圖幫助他減輕壓在腳上的重量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們在搜刮冷藏室時遭到伏擊，」莉爾說道。「你真該看看——那裏有你完全搬不完的奶酪輪。還有果醬！真正的果醬，裝在罐子裏！」

晨熙聽到後睜大了眼睛，罐裝果醬是最好的。當你吃完了裏面的甜點後，你還可以用剩下的玻璃瓶來製造武器，或陷阱，甚至是最基本形式的掃描儀。這些掃描儀僅能在窖孽種從牆壁內衝出來試圖把你拖走之前，給你幾秒鐘的警告，要做出更好的掃描器就需要更好的材料。幾個月前，其中一個採集隊帶著一整箱的銀器回到遊樂場，她把它們給融化成了金屬絲。

「你的探測器，」她突然說道。「他們沒有啟動嗎？」

「那不是一隻窖孽種，」莉爾說道。她的聲音顯得空洞。「當時我們深入在沸角的深處，離兇林很遠，但它不是窖孽種。」

「不然是什麼？」晨熙問道。

「柳枝體。」瑜輝說道。

晨熙勉強維持住身體沒有向後退去，她的目光猛地轉向莉爾手臂上的傷口。

「妳的傷口清理過了嗎？」只要有一根碎片，她就可能會……

「這不是我們的第一次出去進行採集，」西堤說道，感覺他的反應異常敏感，有異於平時。「別表現得好像你能做得比我們更好。我們的探測器不是針對柳枝體的，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會啟動。所以，我們當時有些措手不及。」

「但我們還是帶回了一些乳酪，」瑜輝說道，試圖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樂觀。「這並不能算是完全的失敗。」

「我已經把傷口清理乾淨了，」莉爾說道。「確定過裡面什麼都沒有。我只是希望我能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在那裡狩獵，那裡太靠近安全路徑了……」

「在安全區裏沒有東西襲擊你？」

莉爾搖了搖頭，晨熙則長呼出了一口氣。

穿過宅邸的安全路徑是在經歷過千辛萬苦後所繪製出來的，多年來為此付出了無數的鮮血和殘酷的代價。理所當然的，宅邸並不希望他們在任何地方是安全的，它需要他們的恐懼感，一張沒有任何東西會試圖把你從被子裏拉出來的床，違背了它所代表的一切。但人們需要感到安全才能保留下人性。他們需要有時間能夠停下來以及喘一口氣，以免壓力使得他們的心臟停止跳動，軀體腐爛，不再是宅邸能夠收割恐懼感的來源。

因此一點一點的，他們之間有了默契般的條約，一種沒有被記錄下來的東西，一個理所當然、極有可能會被遺忘或錯誤的傳遞了下去。所以才總是會存在著這樣的疑問——你所走的道路是否

是真正安全的，或者只是看起來很安全而已。不過，如果你留意路面上的印記並待在道路上，是應該能夠在區域之間移動而不會遇到太多的危險。

「我們看到了另一群陌生人，」瑜輝說道。「他們穿著我以前從未見過的衣服，而且四處遊蕩，就像他們不知道自己正身處在危險之中一樣。他們都有各自的燦光體！他們每個人！」

「嗯。」晨熙說道。

宅邸曾經發生過一次劇烈的震動，就在數次收穫週期之前。架子上的東西被震落，也把椽子上的灰塵給灑落了下來。然後在那過去之後，一切都是很正常的——直到情況再次變得不太正常。

安全區之外開始出現奇怪的門。門似乎會根據自己的想法而出現和消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是比不上這些新的門冒出來的速度——而且似乎每週越來越多。莉爾曾目睹一扇門打開過，從門裏面吹過來的空氣是那麼的清新而甜美，甜到會刺痛喉嚨，就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吹過來的一般。在那之後，每個人都知道有更多的陌生人開始持續地冒出來，但是從不會一次同時出現很多個。雖然從最一開始人們有時就會從安全區的邊緣消失不見，但是在這些門開始出現之後，人們也開始會從路徑上消失。

「你就不能走快點嗎？」西堤問道。

晨熙皺起眉頭看著他。「瑜輝受傷了，他已經盡可能地走快了。你沒有攜帶著任何必需品需要我們抓緊時間趕路的東西。」

「抱歉，」西堤說道，身體稍微垮了下來。「我只是……累了。」

「我們就快要到了。」

他們爬上了將遊樂場區域一分為二的矮山頂，就在他們前方不遠處的地方是——家。這是少數幾個暮悲邸從未能夠染指的地方之一，從開始就一直是安全區。

帳篷們色彩繽紛，修補的帆布牆如波浪般在微風中搖蕩，三角旗在頭頂上啪啪作響。魔術般的燈光纏繞在帳篷周圍，從一個帳篷連到下一個，連綿延伸圍成一張提供著庇護的保護網。中央的篝火已被點燃，有人在演奏著民謠曲子，聽起來感覺就像是吃飽的肚子和溫暖的床鋪。晨熙呼出一口氣，她有時會因為需要假扮成為社區的一個好成員而感到惱火，但她無法否認看到家時所感受到的喜悅感。



莉爾和瑜輝看起來也有同樣的感覺，而西堤……西堤的臉色冰冷而凝重，看不到一絲笑容。當他們下山朝主帳篷走去時，他超過其他人走在前方。

「你知道嗎，晨熙，」他說道。「這麼多年以來你的探測器一直安全的保護了我們。如果沒有你，我們可能已經死掉過十幾次了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你繼續收到並製造這些物品，直到義援團來找你，而不是和我們一起出去採集食物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她感到困惑的問道。「為什麼在現在告訴我這些？」

「因為情況有改變了。」

晨熙聽到身形不穩，顫抖了一下。

西堤轉頭看向她，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那麼藍、那麼明亮的嗎？還是這只是因為遊樂場燈光的關係？

「暮悲邸給了我們安全，是因為我們給了宅邸它最需要的東西——我們提供了足夠給暮悲邸用來維持它自身的人民數量。」

「我不明白……」

「但是有些東西發生了變化，某些外面的東西。所以現在，暮悲邸也可以做我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——現在宅邸可以狩獵了。」西堤臉上的表情充滿了誠摯的懺悔，他停下腳步，轉過身去並脫掉了外套。

在裡面他穿著一件無袖罩袍，上面繡著一隻色彩繽紛，巨大的飛蛾翅膀。他微笑著張開雙臂，那是暮悲邸的微笑，看起來令人不寒而慄。

「暮悲邸不再需要我們了，」他說道。莉爾驚恐地喘著氣，而晨熙和瑜輝則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「但是，還有一條生存的道路，如果你夠聰明的話就能注意到它。在瓦伽沃教派裏，我們這些希望侍奉噬界主宰的人仍會有一條生路。加入我吧，晨熙，展開你的翅膀飛向他的光芒吧。」

莉爾和瑜輝都早已受了傷，晨熙是唯一一個跌跌撞撞著向後退去，遠離她朋友那突然充滿著威脅感的身影的人。在她身後傳來某個東西破碎掉的聲音，她側過頭看過去，一隻巨大的剝器獸正在將柵欄踢倒，身後緊跟著看起來像是一整隊暮悲邸的怪物大軍。

她轉身拔腿就跑。

休戰期已經結束了，但是如果她夠幸運的話，或許她能找到其中一扇神秘的門，或許她就會是那個發現風是從何處來的人。

晨熙死命的奔跑著，在她身後，淪陷的遊樂場裏不停的傳來尖叫聲。

原文連結: [Duskmourn: House of Horror | Children of the Carnival, Part 1](#)